

# 罗尔纲全集

第三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罗尔纲全集》卷次

第一卷	太平天国史类（1）	太平天国史纲 太平天国的游击性运动战 洪秀全金田起义前年谱 洪秀全 附石达开 李秀成 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志 太平天国的理想国 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
第二卷	太平天国史类（2）	太平天国史事考 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
第三卷	太平天国史类（3）	天历考及天历与夏阳历日对照表（增订本） 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
第四卷	太平天国史类（4）	太平天国文物图释 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
第五卷	太平天国史类（5）	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 太平天国史丛考乙集
第六卷	太平天国史类（6）	太平天国史丛考丙集
第七卷	太平天国史类（7）	太平天国史丛考丁集（新编）
第八卷	太平天国史类（8）	太平天国史（上册）
第九卷	太平天国史类（9）	太平天国史（中册）
第十卷	太平天国史类（10）	太平天国史（下册）
第十一卷	太平天国史类（11）	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 李秀成传 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第十二卷	太平天国史类（12）	太平天国文选 太平天国诗文选
第十三卷	太平天国史类（13）	太平天国历史文选 天地会文献录 太平天国散佚文献勾沉录

# 《罗尔纲全集》卷次

第十四卷	兵志类(1)	湘军兵志 绿营兵志
第十五卷	兵志类(2)	晚清兵志 其他有关清代兵志的散篇论文
第十六卷	金石类	《金石萃编》校补 太平天国金石录 其他有关金石的文字
	文史杂考	
第十七卷	文学类(1)	水浒传原本/考订(上册)
第十八卷	文学类(2)	水浒传原本/考订(下册)
第十九卷	文学类(3)	《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 四季诗 其他文学著作及文论
第二十卷	生涯回忆	生涯六记 杂忆文章
	师友回忆	胡适 师门五年记 胡适琐记 胡适琐记补 胡适考证方法研究 胡适未刊文辑录 其他师友
第二十一卷	书信	
第二十二卷	杂著	散篇论述 序跋文存 题词选录
	附编	罗尔纲先生生平年表 罗尔纲先生著作目录 罗尔纲先生论文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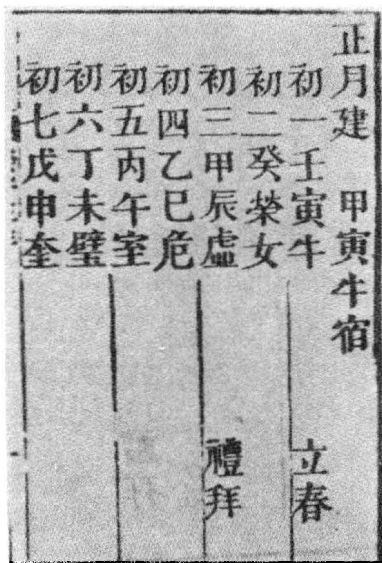
# 太平天国史类（3）

## 天历考及天历与 夏阳历日对照表 (增订本)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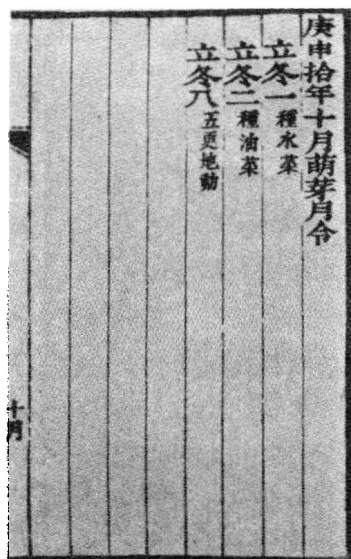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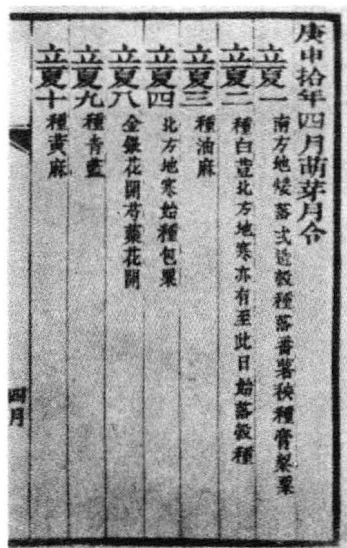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第一页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封面  
 (原书现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



太平天国庚申拾年十月萌芽月令  
 (附在辛酉拾壹年新历十月后，地动即地震，原书现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



太平天国庚申拾年四月萌芽月令  
 (附在辛酉拾壹年新历四月后，原书现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



# 目 录

---

自 序	7
天历考	15
一 天历及它的历理	15
二 天历的特点	25
三 天历颁行在什么时候？停止行使在什么时候？	27
四 天历与夏阳历的对照问题及田中萃一郎的天历与夏阳历 对照简表	31
五 田中萃一郎的对照简表有历史事实作证吗？	32
六 历史证据证明天历干支礼拜较夏历干支阳历礼拜早一日	38
七 天历干支礼拜较夏历的干支阳历的礼拜早一日始于何时 及其原因何在？	65
八 根据历史事实提出的天历与夏阳历日对照简表	78
后 记	81
天历与夏阳历日对照表	83
重印题记	188





# 自序

---

这一集，是我写的“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四集”，上部分是“天历考”，下部分是“天历与夏阳历日对照表”。

太平天国创制了一种新历，叫做“天历”。天历的“日序”与夏历阳历的“日序”都不同，所以为了要进行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就必须编排一个正确的天历与夏阳历对照表。

要对照天历，当然首先是要从历理上着眼。天历的历元为立春，本于清咸丰元年的时宪书，它的年名、月名、月建、日名、日宿、节气等也承袭清时宪书。而清时宪书所纪的日名（即纪日的干支）日宿（即纪礼拜的二十八宿），乃沿中国数千百年的历书赓续纪录下来而没有一天错误的。天历既本于清时宪书，它的“日序”虽与夏阳历不同，但它的干支、礼拜却是应该与夏阳历相同的。那末，把天历跟夏阳历相同的干支、礼拜对照起来，自然就可以把天历跟夏阳历不同的“日序”对照出来了。日本人田中萃一郎的《天历与夏阳历对照简表》便是在此种认识之下编排成的。

就天历编制的历理来论，田中萃一郎这一个对照简表应该是正确的。但是根据历史事实检查起来，天历颁行后，至迟到壬子二年除夕，它的干支、礼拜实际上就已经早了一天。因此，田中萃一郎的表便陷于全盘错误了。

田中萃一郎这一个错误的对照简表，在1912年提出以后，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凌善清的《太平天国野史》、王锺麒先生的《太平天国革命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谢兴尧先生的《太平天国历法考》、郑鹤声先生的《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等，都转录它，或受了它的提示而去编排详表与加以论证，它一直支配了二十多年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工作者。

要发现田中萃一郎表的错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除非就许多史日，一一与当时的夏阳历对证，无从检举出来。而要进一步证实天历实在的史时，尤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贫乏的太平天国史料里面，难以蒐集得那“许多史日”的记载一年又一年地来加以证明。因此，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上，这一个天历与夏阳历对照问题，便成为一个大问题。

在研究太平天国史当中，我和编《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的郭廷以发现“田中表”的错误。我是在把所见天历与夏阳历对照的记载跟“田中表”对勘的工作中，发现了“田中表”的错误。郭廷以是在实地应用“田中表”按日编排日序的时候发现了“田中表”的错误。1937年郭廷以发表他的《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同年，我写成一篇《太平天国历法考订补订》，把郭廷以没有引到的证据及他传疑未定的证据加以解释和订正，收在我的《太平天国史从考》里面。这部稿子在1937年送到一间书店去，直到1943年才出版。

在郭廷以发表他的著作后五年，1942年冬，董作宾发表了一篇《天历发微》<sup>①</sup>，他分析天历的构成，考出天历的历元为立春，太平天国颁行天历之年壬子二年正月初一丙申立春，乃用清时宪书及阳历定气的立春，天历纪日的干支与纪礼拜的二十八宿也是承袭清时宪书，所以天历的干支、礼拜仍与夏历的干支、星期，阳历的日曜相合。因此，董作宾在历理上发表了坚强有力的支持“田中表”的意见。

那时候，我的论文还未出版，董作宾没有看见。他把他的论文寄来请我提意见。我对董作宾初步分析出来的天历构成的历理认为是不错的。但是，他并未考察天历实施的历史，只据天历构成的历理就来对天历与夏阳历对照问题下断案所以便错误了。因为他忽略了天历的构成是一回事，天历的施行又是另一回事，天历的构成固然必须在历理上作考察，但天历的实际施行则必须从每一个“史日”互相对照，始可断定。因此，我向董作宾提出异议。董作宾回信接受了我所提出的研究天历应分别为“历理”与“实施”两方面研究的意见，说是“实为天历之重要关键”，并承认我所列举出来的天历早一日的证据，说：“此种错误为历之实用”，“若非就许多史日，一一与当时夏阳历对证，则颇不易检举之”。但他不信我提出的陈徽言《武昌纪事》所

① 刊于《读书通讯》第四十一期、四十二期。

载太平天国壬子二年除夕天历已早一日的考证，却据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癸丑二月初十日，又讹一日”的话，认为天历早一日系起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十三日乙酉，这一天与夏历对照本应为癸丑二月初十日乙酉，但因为这一天乃是太平天国克复南京之日，人事匆忙，实际上少过此一天，而讹误为十四日丙戌，以后便一直错下去。所以董作宾主张天历癸好三年二月十二日以前干支、礼拜与夏阳历都吻合。十四日以后干支、礼拜与夏阳历对照始错前一日。至于十三日则因此日讹误为十四日，人事上少过此一日。我不同意董作宾的解释，又写了一封信给他，向他提出三点意见：第一，据王韬手钞本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序文谢介鹤是在太平天国进攻南京时才编入太平军的，他不明以前天历施行的情形，他的话不足为据。第二，陈徽言的《武昌纪事》是在当时当地用日记体做的纪事，他所记天历与夏历对照的日子是按日记事得来，并非推算而定，是不应该有错误的。第三，太平天国是一个国家，并且在壬子二年秋到长沙时，已设有左史右史，按日记事，断不会有同一般人那样少撕一天日历、过少一天的事。但董作宾没有接受我的意见，他回信仍然坚持他的主张。到1944年，我又看到了劳光泰《鄂城表忠诗》所记壬子二年天历除夕与夏历的对照也跟陈徽言《武昌纪事》相合。劳光泰这部诗集，也是一部记载当时当地事件的文献。于是更加证明陈徽言所记天历壬子二年除夕与夏历对照的日子的正确。我又三次写信给董作宾，把新证据举出来。这一次，董作宾才放弃了他的看法，接受了我的考证<sup>①</sup>。

1948年，我写了一篇《天历与夏阳历对照考》，第二次发表我对天历与夏阳历对照的研究。在这篇论文中，我举出了三十九条证据证明天历至迟到壬子二年除夕，它的干支、礼拜就已经早了一天，比郭廷以《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多了十一条证据。在这篇论文中，我对“天历干支礼拜较夏阳历的早一日始于何时及它的原因何在”的问题，把我与董作宾讨论的结果，提出一个假定，以为天历干支、礼拜较夏阳历的早一日大约始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正月初一元旦——一年岁首颁行天历的第一日，它致误的原因大约以无意的错前的可能性为大。我在这篇论文中，对郭廷以的对照表从太平天国辛开

① 我与董作宾讨论天历问题的三封信和董作宾回答我的三封信，都收在1948年出版的拙著《太平天国史考证集》一书第二辑《天历考》内。

元年排起断至甲子十四年止的天历行使时间问题又提出意见。我指出：天历颁行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太平天国辛开元年还是用夏历，所以天历与夏阳历对照表不应从辛开元年排起；天京失陷后，太平天国革命还继续四年，到太平天国戊辰十八年七月初一日梁王张宗禹在徒骇河失败才停止，天历的行使也到这时候才停止，所以排天历与夏阳历对照表就不应该断至甲子十四年天京失陷之年为止；我们排天历与夏阳历对照表，应该照历史事实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正月初一日排起，排到戊辰十八年七月初一日为止。于是我根据我的意见提出了新排的《天历与夏阳历日对照简表》。

1951年，荣孟源先生发表了一篇《太平天国历法中的问题》<sup>①</sup>，他对天历干支、礼拜较夏阳历的早一天始于何时的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他坚信谢介鹤记载始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一说。他以为天历是采取北宋沈括历法，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全年日数为三百六十五日，故天历壬子二年除夕相当于清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天历癸好三年元旦，相当于清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那时候，天历干支、礼拜与夏阳历全合，天历干支、礼拜较夏阳历早一天是始于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他解释天历为什么会在这一天错误，是因为这一天“是太平军攻克南京的日期，这一天把干支弄错是可能的；那一天正是礼拜六，为了庆祝克复南京把它改为礼拜日也是可能的”。至于现存的《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正月初一日的干支分明作“壬寅”。这一天，干支为壬寅，日宿为礼拜五，相当于清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辛丑，阳历1852年2月3日礼拜四，就是说在这一个干支的本身上就已经证明了这一日天历的干支、礼拜已经较夏阳历的早一日了。但荣孟源先生却推测“太平天国三年元旦是天历辛丑，即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辛丑，而不是天历壬寅”，现存《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上正月初一“壬寅”，这一个干支，是后来发现错误后，在天京重刻三年历书时“从天历二月十四日丙戌往前推，于是现存的《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正月初一日就成为壬寅，而不是辛丑了”。

荣孟源先生这一个意见，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但是，荣孟源先生给谢介鹤说法所提的各种解释是没有历史事实为证的，而所谓重刻癸好三年新历书

<sup>①</sup> 刊于1951年1月6日北京《光明日报·学术》第二十四期。

时将正月初一日原来的干支辛好改为壬寅这一件事，就当时太平天国颁送历书及推行新历的情况来考察也不可能。至于荣孟源先生为了要支持谢介鹤说法，解释谢介鹤说法与陈徽言记载的矛盾，而提出的太平天国天历乃采用沈括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的历法一说，经我们从天历要求“平匀圆满，无一些亏缺”的创历的基本精神去考察，它是不会采取沈括历法的。因为沈括历法是“十二月常一大一小相间”，而其中有一次，是“两小相并”，这就首先违犯了太平天国创历的“平匀”的大原则，又沈括历法全年三百六十五日，较地球绕太阳一周差四分之一日，这就有了“亏缺”，这就违犯了太平天国创历的另一个要求“圆满”的大原则，所以天历是不会采取沈括历法的。我们又从天历颁行那一年的天象去考察，天历的历元为壬子二年立春，承袭自清咸丰时宪书，从壬子二年正月初一日立春到这一年的十二月三十日，刚好是三百六十六日，天历岁实是三百六十六日而不是三百六十五日，又有天象作证。当时在武昌得亲见壬子二年天历书的陈徽言，明记天历“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全年日数为三百六十六日。另一个叫马寿龄的，在天京得见了天历壬子、癸好、甲寅三年天历书，他又明记天历全年日数为三百六十六日，称为“印板文章”。这些当时目击者记录下来的彰明显著的壬子二年天历全年日数，就否定了荣孟源先生的论断。所以荣孟源先生所提的意见是有待于商榷的。

我在今年5月，第三次写成了天历考证的论文。六年来我又多得了十八条证明天历干支、礼拜较夏阳历的早一天的证据，连以前合共五十七条证据。我把这些新证据补充进去，并把我编成的《天历与夏阳历日对照表》一并发表，以供大家应用。但对天历干支、礼拜较夏阳历的早一日始于何时、因何提早的问题还不能解决，我特别说明我多年来提出的天历干支、礼拜较夏阳历的早一日当始于天历颁行之日——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正月初一日，它的原因大约以无意的错前一日的可能性为大的一个假定，能否成立，有待于大家的指正，希望大家予以批评。

在我这次论文写成后两个月，还未寄出，我另一部文稿《太平天国史稿》已由中华书局请曾次亮先生看过。《史稿》上有一篇简短的《天历志》，我也提到天历与夏阳历对照的问题。曾先生给我提了一个宝贵的意见，他批评我提出的无意错前一日的假定，说是“似不十分合理”。他指出《旧

约》的“安息日”本相当于阳历的礼拜六。太平天国的“礼拜日”是否原于《旧约》的“安息日”，值得考虑。我看了他的意见，恍然大悟，我首先检讨我自己，我一向反对别人根据谢介鹤的记载论天历干支、礼拜提早一日在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克复南京之日的说法，指出太平天国是一个国家，与个人不同，个人会有撕少一天日历或忘掉一天的事，一个国家却断不会有少过一天的事。但是我却提出了另一个假定，以为大约是当天历颁行之日由于军事的危急，制度的新旧交替，特别是夏历大建小建的不易记忆，所以就无意错前了一日。我既然批评了别人所主张天历在施行中间少过一日的说法不可能，太平天国是一个国家断不会有少过一日的事，难道太平天国在颁行天历之日就会有错前一日而不自知吗？我批评别人论断的不合理，我的假定也恰恰犯了同样不合理的错误。所以曾次亮先生批评我的假定不十分合理是很正确的。我认清了我的错误，接着，我就从曾次亮先生的提示下，去追查太平天国颁行的书籍，果然在《天条书》、《天情道理书》等书中考出了太平天国的礼拜日是遵守《旧约》安息日（一周的第七日）的规定，与阳历礼拜日（一周的第一日）不同，所以太平天国的礼拜日相当于阳历的礼拜六。由于天历是根据咸丰时宪书编成的，它的礼拜本来是与夏历的星期、阳历的日曜相同，它的干支本来也是与夏历的干支相同的，而太平天国却要遵守《旧约》安息日，所以天历的干支、礼拜就必须在颁行之日提早了一天。我们在太平天国自己颁布的文件上证实了曾先生的意见，就把这一个多年来争论不决的天历干支、礼拜较夏阳历的提早一日始于何时、因何提早的大问题迎刃而解了。

这真是一件大快事。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上，除了天德王洪大泉问题之外，争论最多和最久的算是这一个问题。也就由于大家的争论，不断的努力钻研，最后就依靠大众的智慧而得出了历史的真相，所以这一个问题，是太平天国史里面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今天把四十二年来大家对这问题的研究，从反面到正面，从争论到解决，初步写成了这一部论文。错误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以便在大家教正之下，进一步得到最终的定论。

最后我还想提出一点我在研究这一个问题当中得来的体会向同志们请教。我感到历史工作者，特别是做历史考据的工作者必须掌握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然后才能够去从事这一种工作。因为历史上清楚摆出来的事件是

无须乎考据的，要考据的就必然是隐晦难明的事件。由于史事隐晦难明，所以做这一种工作，一般都是在暗中摸索，先提出假定，然后去求证明，而假定之能否成立，固然有待于证据为之证明，而尤有赖于他人的批评，常常是从他人批评之下得到了启发，改正了自己偏促于一隅的短见，然后才能够进一步追求得历史的真相出来。所以著者与编辑者、审读者和读者之间，必须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论对自己的或别人的错误表示冷淡和妥协，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任何骄傲自满、对一切不论是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批评不肯虚心倾听的人，都无异于自己关闭了真理之门，使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这一个经过了四十二年之久的天历与夏阳历日对照问题，今天得到了初步的解决，便是从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来。我想同志们读了这一本册子，一定会同我一样得到同样的感想，所以我敢郑重的诚恳的把我的浅薄体会提出来向同志们请教。

1954年8月31日罗尔纲谨志



